

《震川先生集》的清人评点述评

杨 峰

摘要: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的清代评本有二十余种, 这些评点既是“我注六经”, 抉发了归有光散文的丰富内蕴; 又是“六经注我”, 显示出评点者本人的文学主张。由于评点者们的识见与桐城派的“义法”、“雅洁”等著名论调差异很大, 因而, 这些评点不仅有助于归有光散文的相关研究, 而且对客观评价桐城派的文论观点、乃至全面认识清代的散文批评也大有裨益。

关键词: 评点; 《震川先生集》; 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 I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5-0097-06

归有光的散文创作在明清之后影响甚巨, 清代的桐城派就视他为散文创作上的重要途辙。事实上, 除了桐城派文学家外, 清代还有很多名家评点过《震川先生集》。据笔者的考查, 今天能看到的清人评点材料有二十余家, 留下了数量众多、论断精彩的评语。对于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 至今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利用。在诸家评点中, 董说、陈维崧、崔徵麟、鲍倚云、笈山夫、张士元、王元启、林纾等人的评点尤其值得注意。由于他们与桐城派或无甚关联, 或多与之保持较远的距离, 他们的识见与方苞、姚鼐、曾国藩等桐城领袖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因而,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归有光散文的认识, 而且还彰显了桐城派文学主张的缺失, 对于全面评析清代的文学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术湛深”抑或“道之赘”

古代的散文家们往往视“载道”或“明道”为文章之本, 归有光也以“载道”、“明道”的自加勉励, 他曾在《雍里先生文集序》中说:

以为文者, 道之所形也。道形而为文, 其言适与道称, 谓之曰: 其旨远, 其辞文, 曲而中, 肆而隐, 是虽累千万言, 皆非所谓出乎形, 而多方骈枝于五脏之情者也。……夫道胜, 则文不期少而自少; 道不胜, 则文不期多而自多。

溢于文, 非道之赘哉!^①

对于他的创作是否做到了“道胜”, 诸评家与桐城派方、姚诸人的认识差异较大。

在对具体的篇目的评点中, 评点家们多指出归有光并非只是“超然当世名家”的文家, 其文章多浸润着精湛的经学修养。如《洪范传》一文, 尤侗评道: “自‘念之’、‘受之’以下皆所以发其‘所好德’之心, 而发其‘所好德’之心用为‘敛福’、‘锡民’之宝, 此是公独见处, 一经指破, 便觉箕子本旨凿凿如是。”^②鲍倚云也评此文道: “贯穿融洽, 表里通透, 极平实极深微, 见先生穷经之力。其文亦金精玉粹, 一片浑古之气凝结而成。”^③再如《马政议》一文, 此文是归有光有感于当时马政制度之弊而作, 诸评家也切实指出它为有用之文, 董说评道: “读公《马政议》而生古井田之思。”^④陈维崧评道: “其如马政利弊, 亦如九方皋之相马矣, 湛深经术, 而又出之以晓畅, 固非先生不能。”^⑤崔徵麟评道: “势突兀而意自在, 绝去转接之痕, 当玩其奇。洪、永之制虽不如古昔无弊, 然大旨欲得马。自庸臣变更以来, 其意直不欲马矣。马可一日无哉! 不

收稿日期: 2009-02-13

作者简介: 杨峰 (1973—),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 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近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① 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 第2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②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 康熙间归庄刻本, 清沈炳垣临清尤侗等批校, 复旦大学藏本, 文中引尤侗评语皆出此本。

③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 康熙间归庄刻本, 清鲍倚云批点, 上海图书馆藏本, 文中引鲍氏评语皆出此本。

④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 康熙间归庄刻本, 清季锡畴临清钱谦益、董说、彭绍升批校, 复旦大学藏本, 文中钱谦益、董说、彭绍升评语皆出此本。

⑤ 陈维崧选《归震川文集》, 清刻本, 上海图书馆藏本, 文中引陈氏评语皆出此本。

得已而能复旧制，庶几得马之心也。”^①综览诸家评语，诸评家对于《洪范传》和《马政议》这类实用文体中的经术内容多给予了相当高的赞誉。

值得注意的是，诸评家认为归有光的湛深经术不囿于此类篇目，而且还贯透于赠序、送序、贺序、碑版文等被视为“应酬”之作的文类中。如《归府君墓志铭》一文，陈维崧评道：“湛深经术之文，不意于墓志中得之，此则唐宋八家所无也，必传何疑。”崔徵麟评道：“公于此等事生平所极留意者，故写得十分精彩。常痛天下日趋于贫而救贫无奇策，只今世咸知力本之为贵，讲求耕牧之道，深识稼穡之艰难，自然去华务实。节用爱人，开源塞流，如是十年庶乎其可也，然必得人以任之，读结语令我慨然！”张士元也评此文道：“使他人为此志，得前半之古法已足矣，焉能复有后幅之大议论耶。叙议精密，词色古雅，此等文昔人所少。”^②直至近人徐世昌还评道：“议论坚朴，气势甚雄，震川铭志，此为第一。”^③

再如，鲍倚云评归氏的《浙江乡试录》一文道：“应世文字，不为谀悦浅制，而傅以经术，典硕渊茂，彬彬乎刘子政之遗。”庄述祖评《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道：“先生不喜良知之学，此文大畅厥辞矣。至云‘莫知其所以然’，又云‘不知求其本心’，固深契阳明之旨也。此先生论学之文，非寻常应酬之作也。”^④清代著名散文家王元启更是一再赞赏归有光的“经术”高妙，他评《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时说：“原本经术，故其风骨独高。今人作文未尝无好议论，然只是不根之游谈，于此服震川经术之湛深，所谓触处皆通、取之左右逢其原者欤！”^⑤他评《杜翁七十寿序》一文时又说：“震川之于经术，真有左右逢源之乐，随笔写去皆自然关会，而又必有新意动人，此非口耳剥袭之所能也。”

就以上几类文章来看，《归府君墓志铭》、《杜翁七十寿序》二文所写人物是当时最为平常不过的乡野农夫，《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送福建按察司王

知事序》所写为下层官吏，《浙江乡试录》更是乡试、会试中的官样文章，它们可谓归有光散文中“应酬”文的代表，诸评点家对它们所蕴含的“经术”作出了如此高的评价，这种现象自然不可忽视。

诸评点家的境况虽然各异，但都是饱学之士，鲍倚云为雍乾时歙县名儒，有《寿藤斋诗集》、《退余丛话》等著作传世，曾受知于姚鼐，阮元在《寿藤斋诗集序》中也说：“邃于经学，工于诗。”^⑥庄述祖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清代中期著名的经学家，《武进阳湖县志》说他“原本家学，研求精密，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覃思独辟，洞见本末，著述皆义理宏达，为前贤所未有”。彭绍升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享有文誉，王昶在《湖海楼诗传》中说他“文章源流，亦能识其原委”^⑦。张士元于古文深造自得，洪亮吉跋其文集时赞为“近日之宗工，而江东之领袖”^⑧。诸评家们多为一时之才俊，他们都对归有光的经术修养加以誉扬，且常常对同一篇文章作出相近的评价，当然说明归有光对通经致用的有意追求。

桐城派在清代的散文领域影响最著，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⑨就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方苞、姚鼐和曾国藩来说，他们与诸评点家持论甚异，认为归有光的文章的难以合乎“义法”、“有物”的标准。方苞在《书归震川文集后》说：

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与？此自汉以前之书所以有驳有纯，而要非后世文士所能及也。^⑩

在这段文字中，方苞以“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所学专主于文”以及“有物者盖寡”来评定归有光文，显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它们多为“乡曲应酬”之作，价值不大。姚鼐直接论述归有光的文字较少，但推崇姚鼐、被视作桐城派“中兴之祖”的曾国藩则

①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康熙间归庄刻本，清崔徵麟批点，山东省图书馆藏本，文中引崔氏评语皆出此本。

② 归有光《归太仆文抄》，清乾隆抄本，清佚名录何焯、张士元评点，上海图书馆藏本，文中引何焯、张士元评语皆出此本。

③ 徐世昌《明清八家文抄》，民国间天津徐氏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本。

④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康熙间归庄刻本，清季锡畴临清钱谦益、董说、彭绍升批校，复旦大学藏本，文中钱谦益、董说、彭绍升评语皆取自此本。

⑤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清康熙刻本，清徐鸿熙临各家批校，文中引王元启评语皆出此本，上海图书馆藏。

⑥ 鲍倚云《寿藤斋诗集》，清嘉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⑦ 王昶《湖海楼诗传》卷2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626册，第68页。

⑧ 张士元《嘉村山房集》，清嘉庆刻本，复旦大学藏。

⑨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3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⑩ 方苞《望溪集》卷3，《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326册，第758页。

有着类似的认识。他在《书归震川文集后》说：

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所谓贺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谓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①

曾国藩认为归有光散文中的大多数篇章“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不过是“徒词费耳”，其道理与方苞“有物者盖寡”之评十分相似，可见桐城派的主要倾向。

其实，不仅归有光的经术修养难入方苞的眼目，即便是唐宋八大家也多难称其心意，他在《答申谦居书》中说：

柳子厚自谓取原六经，而掇拾于文字间者，尚或不详。欧阳永叔粗见诸经之大意，而未通其奥赜。苏氏父子则概乎其未有闻焉。以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学不能自掩者也。^②

方、姚、曾三人在经学上的造诣固然精深，但他们对归有光散文的过于贬抑却难以服众，反倒显示出自己的偏狭。鲍倚云在《退途丛话》中批评方苞说：

（方苞）就中持论往往近刻，文品过削，多可畏而不见其可爱，至骨肉天属之文，读之都无泪，时于献酬群心、是非毁誉间，隐隐有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病。文章关乎性术，窃闻之外人曰：“此公颇伪，”又曰：“此公颇薄。”伪与薄，吾不敢知。吾窃本昌黎“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旨以论文，盖百不失一矣。今第颂其文佳处，其墙壁倚程朱，而根柢则管荀也。^③

在鲍倚云看来，方苞自诩的“学行继程朱，文章继韩柳”，其实却是“墙壁倚程朱，而根柢则管荀”，并没有真正将程朱理学贯穿于知人论文之中。鲍倚云的断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与曾国藩的评议相呼应，曾氏在《求阙斋读书录·望溪文集》中说：

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年之冠，学者几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

一代大儒……惟其经世之学持论太高，当时同志诸老自朱文端、杨文定数人外，多见谓迂阔而不近人情。^④

方苞要求文章兼具“有物”和“有序”，这一主张有利于促进散文创作艺术的自觉，但由于持论过于严苛，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不近人情”之弊。当然，曾国藩虽极力为他维护开脱，但其瑕滓终不可尽掩。

对于曾国藩的“徒词费”之评，近人林纾也有着以锐利的批驳，林氏在《震川先生集序》中说：

震川之文，多关心时政，《论三区水利赋役书》及《三途并用议》，语语切实，不类文人之言，其最足动人者，无过言情之作，是得于《史记》外戚传，巧于叙悲，自是震川独造之处，墓铭近欧而不近韩，赠序则大有变化，惟不及韩之道练耳。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文正官宰相，震川官知县，转太仆寺丞。文正收复金陵，震川老死牖下，责村居之人不审朝廷大政，可乎？虽然，王凤洲以达官执文坛牛耳，震川视之蔑如也，果文正之言与震川同时而发，吾恐妄庸巨子之目，将不属之凤洲矣。^⑤

归有光的散文固然“大题目”较少，这并不意味其文与“道”无涉。上文提到的《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是归有光送弟子王子敬任职建宁推官时之作，题目极为平常，但他在文中展示了自己对待朱学和陆学的不同态度，并显示了自己于学术上“常虚心于圣人之本旨”^⑥的主张。《归府君墓志铭》的墓主为农夫，此文不仅题目平常、人物亦复平凡，但他于此文中讽喻当道者要注重务实，据此生发出了应“治京师濒海萑苇之田，以省漕，壮国本”的大议论。^⑦至如他的名篇《先妣事略》怀念母亲、《项脊轩志》悼念妻子，则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宏扬了孝义之道。因而，他多将伦常之理、经济之策寓之于朋友送别及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既富于忠爱之情，又充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诸评家敏锐地捕捉到归文的这一特点，丰富了我们的认识，也映出了桐城派主要文学于“有物”主张上的偏失。

二、“司马风神”抑或“袭常缀琐”

古代散文家看来，《史记》堪称古文的典范之作，归有光的创作也有意师法《史记》，为寻绎出《史记》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同治刻本，第1537册，第538页。

②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20册，第367页。

③ 鲍倚云《退途丛话》，《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本，第96册，第606页，上海书店，1994年版。

④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5，光绪二年傅忠书局刻本。

⑤ 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归震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⑥ 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第223页。

⑦ 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第482页。

的文法规律，他还多次批点《史记》，据康熙年间的严虞惇说：“昔冯定远先生语余云，震川每一下第，即阅《史记》一过，故阅本最多。”^①近人叶德辉则提到他的《史记》评本在清代“遂为古文正宗”。^②然而，对于他的散文是否得《史记》笔法之神髓，诸评点家与桐城派之间同样存在明显的分歧。

诸评点家多视归有光为司马风神的承继者，张士元在评点《玄朗先生墓碣》时概括了他对《史记》写人方法的效法：

熙甫为碑志各肖其人，如唐道度英伟，文便英伟，周孺亨谨飭，文便谨飭，归天秀精密，文便精密，元朗奇宕，文便奇宕，吴纯甫雅洁，文便雅洁，李思州清劲，文便清劲。文至此几如化工之造物，而其源出于龙门，今观《史记》，未有不肖之者也。

鲍倚云评《张氏女子神异记》时则总结了他对《史记》叙事方法的继承：

邵武朱斐瞻士琇论古文以“写得”为妙，“出”字极有意思。譬之观鱼，不工文者如鱼在水中，波纹荡漾，纵了了终觉模糊，其工者如鱼钓入手，首尾鳞鳍纤悉毕出，此妙惟史迁得之。此文甚简，而字字精神涌现，盖具此妙。

另外，诸评家不仅认为归有光的散文得史家神韵，还指出其原因所在。诸家此类的评语较多，现亦略举数例以见其大端。如《项脊轩志》一文，庄述祖评道：“望溪评先生文喜芟节，然大家文可抹不可芟。如此文中一段（指“先是一姬亦泣”一段，笔者。）删之似较索然味薄矣。读先生文固不可在字句间求之。此文以《史记》义法述世俗语，非先生不能作也。望溪创为义法，深得古人用心，而此文妄为删改，殊不可解。后一段亦学六一《梅圣俞诗叙》。”又如《先妣事略》一文，董说评道：“无一字移得别人家用。愈琐愈妙。”陈维崧评道：“琐屑零碎处叙得妙。零星星星，断断续续，其零星处学左氏，其断续处学子长。”鲍倚云评道：“约略点缀，而母之贤，子之痛，涌现毫端，涕泪满纸。事略至此，可称神品。”鲍倚云还评《张贞女死事》道：“此事合集中前后论著札牒观之，见先生一腔热血喷洒处。作者气薄云霄，死者光争日月，其文之直处、琐处、粗俗处、悉本史汉法，语言情状一一如睹，

《明史》即据此立传，先生之自命不虚，而贞魂亦差可目冥矣。闻后来有以古文名者，颇肆讥弹，毋论其他，要其胸次先未磊落也。”再如，笈山夫评《送吴郡别驾段侯之京序》一文说：“琐琐碎碎，打成一

片文字。章法甚异，绝去关锁照应套。”近人林纾评《世美堂记》道：“叙琐事笔笔不俗，亦栩栩欲生，其巧于叙悲尤得自《史记》外戚传。”

归有光大半生退居于荒江野滨，所写的人、所记之事多出于平凡的民间，其文或撷取“琐屑”的生活细节、或描摹人物的俚俗口语，“不避秽恶”，直书无隐。诸评点家充分肯定了这些写法，并视之为得史迁真传，比较一致地表示了赞赏之意。

与诸评点家相反，方苞等桐城派领袖恰恰将“琐琐碎碎”、“直处琐处粗俗处”、及“不避秽恶”等特点视作归有光散文的短处，特别认为这不合于“雅洁”的要求。方苞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说过，归有光的散文“有近于俚而伤于繁者”、“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已明确体现了他的态度，另据庄述祖所见，方苞曾对《项脊轩志》这篇佳作进行肆意删改，以致让庄氏感到“殊不可解”^③。姚鼐虽不见有系统指摘归有光的文字，但从今天保存下来的一些评语来看，他同样鄙视“俚俗”、“琐碎”的笔法，姚氏评《项脊轩志》一文说：“小说家，不伦不类，且与前后脉络不贯。”^④评《思子亭记》说：“此等最易入俗派，不可学，此震川得意文，而实可笑。”

桐城派的文论还包含“雅洁”这一重要主张。“雅洁”说根源于方苞对《史记》的体悟，具体则是要求将小说语、佛家语、俳体语、诗歌隽语等在写作中加以摒除。这一主张有助于消除明末一些散文中语言过于芜杂的现象，能使文章语言简洁明快，有助于提高散文的语言艺术。然而，从对归有光散文的评价可知，他们持论过偏，结果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鲍倚云在《退余丛话》中曾剔抉其弊说：

（方苞）史法宗龙门，而笔力则荆国也，渠但知龙门之洁耳，龙门之奇、之逸、之磅礴浩荡、乔矫变化无有也。荆国之冷峭、瘦硬、削质皆有之，而坚僻自是，好使人同己，如东坡所讥者，亦可称神似。顾往往侈口昌黎，昌黎之大何所不有，若是其隘耶，欧苏经术较浅，固其所夷然不屑者，而欧苏之磊磊明明，有体有用，日星河岳之气，果曾梦见之耶？^⑤

《史记》是一部大书，但在描绘帝王后妃及其他英雄人物的举动时，它往往采用一些貌似“琐碎”

① 归有光《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光绪间吴棠重刻本。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1919年石印本。

③ 庄述祖此条批语上文已引。

④ 徐世昌《明清八家文抄》，民国间天津徐氏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本，文中姚鼐批语皆出此本。

⑤ 鲍倚云《退余丛话》，《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本，第96册，第606页，上海书店，1994年。

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书中对项羽、刘邦、韩信等人的描绘无不如此。后世文家在方苞之前对《史记》的笔法已有相当成熟的认识，明人凌迪知说：“史公《史记》囊括千古，淹贯百家，焕为辉质，若云汉之章于天。”^①茅坤说：“若一夫剑舞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年绝调也。”^②葛徵奇说它“奇而不诡”。^③在评点中，评点家们认为归有光得《史记》之神，的是灼见，他们和桐城派在评价上的反差，反映了桐城派“雅洁”说的不足。

今人光明甫先生曾比较客观评价桐城派的理论：“（‘义法’、‘雅洁’等主张）这是对散文写作提出的一种很高的艺术标准……但这里也有拒绝吸收诗赋小说中新鲜通俗语言的保守倾向，其关于唐宋古文经验的总结也是不全面的。”^④时至今日，我们对桐城派文论的缺陷和不足已经有清晰的认识，但在桐城派风气正炽的环境下，诸评点家具有如此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对散文的文学性具备如此细腻的体会，这正是极为难得之处。

三、“继韩欧阳”抑或“不如曾方”

由于对归有光经术修养及其散文风格的认知存在差异，这也决定了诸评点家和桐城派对他在散文史上的定位也大异其趣。在评点中，评点家们多肯定他在散文创作中能继承唐宋、融通秦汉，确为“继韩欧阳”的散文大家，而曾国藩则认为他不仅难比曾巩、王安石，连方苞也有所不如。

归有光明代中期的东南名儒，他在文章中或谈经术、或论事、或宏扬道义，这在当时已得到人们的肯定，稍晚的著名文学家徐渭就曾为之叹赏不已，清代的诸评家更是指出它们可越唐宋而追两汉。如张士元评《玉岩先生文集序》一文道：“前后序事，中间发论，大略用南丰《范贯之奏议序》体，而其疏宕雄健，则公深得之史迁者，非子固所及也。为人作序，而国家治乱气象并见于其中，是何等气象。此等文直追西汉，唐宋诸家并当俯首。”庄述祖评《沈次谷先生集序》一文道：“先生文中年出入欧曾，上追史记，而情之所至，不假途于古辙，有自然造极之文，如《马政志》，晚作中之最大手笔，与《平准

书》相颉颃”。董说评《上赵阁老书》一文道：“读震川诸书，觉柳柳州有凄风苦雨之状。”陈维崧也评此文道：“文情断续，音节顿挫，余常谓子厚书似汉文，此文又甚似子厚也。”庄述祖也评此文道：“轶宋人而追汉唐作者，先生晚年文字如此。”在与前代大家作比时，诸评家往往使用“似”、“较……更”等词语，从中见出他们对归有光文学地位的高度肯定。

康熙间，吴地著名文人孙琮除了具体的品评之外，曾将归有光置于明代散文的发展进程中，充分论定了他和钱谦益在明文发展史上救弊起衰的积极作用。他在《山晓阁选明文续集》的序言中说：

今观二公（归有光和钱谦益）之文，其于古人亦何尝拘拘于字句间，褰衣冠而声响求哉！然而，其神理、其气势、其宕轶之趣、高洁之姿、与夫严凝之致，无一而非所为八家也。夫神理、气势、宕轶、高洁、敦厚、严凝之数者，固八家所为收精毓粹于周秦两汉、而又能争新出奇以自神其变化、而为后人所不能过者也，乃二公能兼而有之，此二公之文所以为一代之极则，而予采之极备、论之极详也。^⑤

至如对归有光的那些“应酬性”文字，诸评家或玩其章法之奇、或赏其文心之妙，也有众多的好评。张士元评《送太仓守熊侯之任光州序》一文曰：“叙事与议论兼行，有风雨离合之妙，此真得史迁之神髓，与昌黎《张中丞传后叙》异曲同工。大文字，章法布置极细。”庄述祖评《送周给事兴叔北上序》一文道：“绝大议论，绝大识见。善读孟子。”爰山夫评《送县大夫杨侯序》一文曰：“其力大，其思深。虽贾生复生，执笔为文不过如此。”王元启评《送南驾部吴君考绩北上序》说：“不朽之作，文气亦直追秦汉”，“送行文能用如此心胸，发出如此大议论，自昌黎以外，吾未见有两也。昌黎集中如送董邵南、文畅师、李益、韩重华诸序，自柳欧以下诸大家集中皆未有也。此文命意制局几欲与昌黎抗行，真可为惊天动地之文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著名散文家魏禧特别指出了归有光“寿叙”文的独创之处，他说：

予诸编中叙最多乞请酬酢之篇，虽不敢于古人比质，亦不敢自辱以辱人，其类有四：一文、一诗、一赠送、一寿。赠送叙莫工于昌黎，文叙莫工于南丰，而叙寿者则未之有，明中叶乃盛。叙唯寿为难工易俗，然如归太仆之逸荡多奇，即何减于古人之

① 凌迪知《太史华句》，《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史部第138册，第633页，齐鲁书社，1997年。

② 茅坤《史记抄》，《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史部第138册，第1页。

③ 童养正《史汉文统序》，《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史部第373册，第654页。

④ 光明甫《方苞姚鼐的文论及其历史地位》，《江淮论坛》，1982年第2期，第51页。

⑤ 孙琮《山晓阁选明文续集》，《四库禁毁书补刊》影印本，第50册，第533页。

叙诗文、叙山水也？然则何为其不可工也？”^①

魏禧认为归有光的寿序文极工，“逸荡多奇”，为一代之典范，孙琮则盛赞归有光“为一代之极则”。他们都认为归有光能继承前人，又自铸面目，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疏忽的独特地位。

在归有光文学地位的认定上，方苞等人也与评点家相异。方苞在《书归震川文集后》认为归有光“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曾国藩在《书归震川文集后》说：“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②由此可知，归有光并没有真正得到桐城诸大家的赏识。除了散文家的身份外，方、姚、曾三人又都是颇有影响的官员，他们对归有光的评价，除了受制于贵远贱今的定势观念外，应当与他们所处的官位有关，反映了封建时代官文学的某些态度，这自然难以全面衡量出归有光的实际成就和历史地位。

事实上，诸评点家与方苞等人的不同评价体现了他们相异的文学追求。归有光生活的明代中期，散文创作和批评领域正盛行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们范字铸句的摹拟之风。归有光退居于荒江之滨，以一老举子与之角持，正显示出对摹拟的鄙薄和对创新的追求。他汲取《史记》等史籍的神理，融汇唐宋名家的笔意，撷取身边的现实生活，以“小说”的笔调，讲论日常之理，抒发人之常情，这成为中国散文通俗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归有光的贡

献虽然没有得到桐城诸大家的认可，但却引起了近、现代的文学史家的共鸣，著名文学批评家胡怀琛在《归有光的小说文学》^③一文中曾谈到归有光散文的特点说：“归有光的小说文学，都是描写家庭间琐碎的事，写得千真万确，毫不讲究词彩。初看似很平淡，却是愈读愈觉得有味”，“谁知归有光的古文确是小说，然也确是有价值的文学”，“他既喜欢读史记，作文自然有些像史记，史记本是中国文学界有名的一部书，自从司马迁而后，能有这样神韵的便要算宋朝的欧阳修了，欧阳修而后便是归有光了。归有光的好处并不是学史记，是在描写家庭间琐琐碎碎的事情，写得很真切，而且他富于感情，故叙事之中处处有情。”胡氏用“小说文学”来称呼归有光的散文未必全然恰当，但他对它们“描写家庭间琐琐碎碎的事情”、“平淡有味”、“真切有情”等特征的概括则十分准确。事实上，诸评点家与胡氏之间的认识较为相似，这凸显了归有光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散文创作注重了题材的生活化、情感的平民化和语言通俗化，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近代以来文学的发展趋势。《震川先生集》在清代的评点家数众多，拥有广泛的涵盖面，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清代中期之后盛行“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说法，但清人对归有光散文的评点情况正显示出这一说法的偏颇，揭示出桐城派之外尚存有更为丰富的衡文标准。

The Meaning of *ZhengChuanXianShengJi*'s Annotations during Qing Dynasty

YANG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Transmission ,Shandong University ; Jinan 250100;

Chinaese Department ,Shandong Education College ,Jinan 250013)

Abstract: Mang personages of Qing-Dynasty had commented on *Gui Youguang's ZhenChuanXianShengJi* , their activities dug out lots of connotation in *Gui Youguang's* essaies and revealed mang literary opinions of themselves. Because their standpoints were different to the leaders of TongchengPai— FangBao、YaoNai and Zeng Guofan, their activities not only are of help to our studies on *Gui Youguang*,but also are beneficial to our studies on TongchengPai and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Qing-Dynasty.

Key word: comment; *ZhenChuanXianShengJi*; TongchengPai

(责任编辑:刘兵)

①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8，清易堂刻宁都三魏全集本。

② 此条引文出处见前文。

③ 胡怀琛《归有光的小说文学》，《小说世界》1933年，第3卷第1期。